

遜國忠紀卷十六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失姓名

燕奉祠何

奉祠何者逸其名其先鳳翔人父某仕元任四川
廉訪使解官居閩中遂爲閩中人何幼而砥行好
經史文詞邃茂

高皇龍興首建太學 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
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酒閩中推

擇何以應 詔何就學益力裹火炊糗寒則注沸
水於壺納卧被下熨足以記書雖遇勝節放假坐
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街外其勤
苦如此是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何行藝爲
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

上念北平爲山陝堂與思建壯王以綏轄之乃冊封
成祖於燕尋命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成
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何名上 詔授燕府奉祠
既抵任營職務甚勤祠事常秩甚當

成祖意嘗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具以質對不可則力
諍於前曰臣下求訴合於主固其常情若逆知其
不可而謬順以攫榮恐不旦暮而斧鑕矣臣何敢
成祖察其無他腸又能以惇恂長者處官親灑翰爲
忠恕二大字賜之何感殊知乃退爲忠恕銘以自
盟云其後

成祖入靖內難承繼大統踐皇帝位藩邸諸臣各次
第登 朝廷茹常爲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
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何獨稱疾固不起以

奉祠官終於家

內璫某

內璫名姓不傳十四日宮中火起自焚璫遂服
上袍冕赴火死以絕衆心上出亡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六月遜國後被葛
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
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稍稍
積買羊裘披之必覆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
故葛衣仍覆其上後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人勸
之棄置悶悶不答傭錢稍餘買牛肉酒招諸乞兒
飲傭作倦時每自吟哦常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
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呼與語傭走

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
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屬曰
我死勿殮我棺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無埋我
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帕首挂短衣爲
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人有欲
學補鍋者授之不索謝錢但令肩其擔以從後學
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川中人識之皆呼
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
卽不復索錢錢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卽買
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一日忽夔州市中逢馮
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

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語已又相持
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後補鍋者業
暇偶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怪其語澀而
艱蹶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卽續吾詩指韻而
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柑強而後
可過此若病風然卒聊以死莫知所終人或言其
與雪菴和尚故僚友矢死不相問訊云

馮翁

馮翁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
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
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
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霰皆五色蜿蜒
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比見補鍋匠歸
卽刻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
知所終

王公

王公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企華東陽縣東山不言姓名惟披麻戴笠終身不易服號曰姓天然又曰大呆子時為王姓人題詩曰宗兄故知其姓將死囑主人曰歛吾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嘗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彤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裡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

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
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
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縣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
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
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
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痛哭遂投
湖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樂清樵夫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卓
侍郎被殺籲天號哭曰國旣就篡我不願爲其氓
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或曰樂清樵張安也係指
揮被執而道遁者

耶溪樵夫

樵夫于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
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
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鷓班
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
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
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尋匿去不知
其姓名亦不知其所終

雲門寺僧

僧姓名不傳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
携茗具筆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
以人謂是建文臣出亡晦迹者

洞庭居士

居士不知何許人永樂初來寓洞庭湖濱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嘗汎湖大醉輒大哭後病革乃呼鄰曰我建文時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去之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
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而死於邊者又
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
走重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
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栢灘灘
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寺
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昕夕誦經山中人謂且
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

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
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
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
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
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卽拉牧
豎共飲飲半醅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
已寐和尚頤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
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
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

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
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尚未
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
舉爲監察御史

按雪菴和尚原傳有云或曰松陽葉希賢而致
身錄廼云郭節時稱雪菴時稱雪和尚拊膝錄
又云吳成學出亡爲僧號雪菴致身錄云牛景
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而拊膝錄則云柳
一景王志相率遁去樵浙東臨海東湖上致身

錄云王之臣家世補鍋故號老補鍋而拊膝錄
又云黃直避姓名爲人補鍋竟差謬弗一如此
豈諸公毀形韜跡忍垢茹荼間相符耶抑是時
風習龐茂人知嚮義懷忠負志之士隱於樵牧
中者尚多遂爾合轍耶其地與事何不爽毫末
也並存以俟知者

遜國忠紀卷之十七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從亡

翰林院侍讀史彬

史彬字仲彬吳江人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
詔縛貪縱官吏六人廷見

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尋俱付法司論死

上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

稱

旨賜酒饌及鈔四百錠給驛舟傳歸 建文帝卽位
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屬監察御
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兼敘彬明經特 詔所
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 陛見試四書疑一
道 欽授翰林院侍書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告
卽位也三月報命夏四月 上方川壽州訓導劉
亨言與方孝孺等議更定官制彬具疏諫大略以
安靜法祖爲言不報秋七月監察御史尹昌隆面
奏燕兵威勢甚盛弗可禦勸 上讓位守藩廷臣

愕然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舉而
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
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
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 上嘉之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夏五月改彬爲
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
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驛歸報命冬十一月
彬省親還鄉隨 賜勅命四年三月入京陛見口

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夏六月廷議避難彬請從方
孝孺堅守之策從之十三日大內火起 上從鬼
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彬與焉時 上聞金川失
守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亡則從少
監王鉞跪白曰昔

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藏奉先殿
左羣臣請亟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固以鐵
二鎖亦鐵灌 上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濟碎
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衣

帽鞋錙刀俱具隨有白金十錠篋內朱書應文從
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於神樂觀之西
房 上泣曰數也可奈何濟立爲 上祝髮領應
文一牒適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側以名符願受牒
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願受牒
從亡者衆至五六十人 上泣辭之監察御史曾
鳳韶曰頃卽以死報陛下 上麾諸臣大慟引去
若干人凡九人從 上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棒啓
之不奮力而瓦解出鬼門一舟待岸舟子曰臣神

樂觀道士卽前 上賜名王昇是昨夢

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命兩較尉縛臣曰旦日午時可於後湖艤舟鬼門以伺出者勿洩洩且殛汝是以在此 上慰勞行舟至太平堤昇起前導間步至觀已薄暮矣未幾應能希賢等十三人至其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叅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

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伸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共彬爲二十二人 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勿拘禮數諸臣泣諾廖平曰隨行不得多獨無家累者有膂力者俱餘遙爲應援可也師是之廼環坐地夜飡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程濟是也往來道路給運

通國忠經 卷十一
衣食者六人馮淮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
先是也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
盛耳目衆多况 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
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
足備旦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然於是更
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及彬是
也微明牛景先與彬預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
適得彬家偵舟大喜亟迎師同載凡八人爲程爲
葉爲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

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
遠軒旋改題水月觀親爲篆文閱三日諸弟子咸
至相聚五日命之歸省八月十五日 新命追彬
勅命師卽率楊程葉三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
來年三月集於廖平家明年癸未彬往襄陽謁師
如舊約也旣抵廖平家師不果來獨諸弟子在焉
梁良玉已物故矣甲申八月師遊天台雁蕩初九
日先會彬家衣履已敝彬爲易之台蕩遊凡三十
九日天已寒師返雲南丁亥師移川之重慶府大

竹善慶里杜景賢豪士也築室居之彬同何洲郭
節程亨往候師師又行矣時 朝廷偵師急胡濙
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市
乞旬有六日而遇程濟於途乃知師結菴白龍山
深處矣見師憔悴狀相與歎泣師問携得方物否
各出所有爲供欣然有起色時七月十八日也甫
一月而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
固當久留竟延至明春三月始行命勿更來庚子
八月彬復造白龍山竟不可得歷兩月一比丘引

之行師兀坐一室菴在平陽前後深林不下數里
爲浪穹所轄地先時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者甫
落成而兩人乍故卽菴東埋之留連彌月遣歸甲
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彬復往雲南方入湖廣界遇
師旅店時已聞榆木川之變矣師且健飯偕下江
南唯程濟從師欲重遊天台也旋忽聞

仁廟大行益放心下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師有會稽
之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師不勝
於邑濟猶從此後不詳矣彬以從亡故爲仇訟凡

十有七宣德二年丁未三月竟死獄中書有致身錄一十八條付其子晟存之

翰林院編修程濟

程濟績溪人或曰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戰于徐州大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

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
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後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
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
諸將敗 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同邑高翔並
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
不聽既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
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
死之時 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
惟可出走免難耳旣發

高皇帝遺篋遂立爲 建文君落髮從之以出每遇
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晚隨 建
文君至南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云已
莫知所終

翰林院編修趙天泰

趙天泰三原人官翰林編修建文君出亡從者

二十二入泰與馬嘗與馮灌郭節宋和王之臣牛
景先等五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時適衣葛遂自
稱衣葛翁又稱天肖子後未詳所終

翰林院待詔鄭洽

鄭洽浦江人建文中爲翰林院待詔 上旣出亡
洽從焉時方欲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
盛耳目衆多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
惟吾所之於是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洽
其一也洽亦自以爲族俱忠孝可居云後未詳所
終

兵部侍郎廖平

廖平襄陽人累官兵部侍郎壬午六月 建文君
出亡平率金焦趙天泰等計二十二人偕從焉平
曰諸臣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
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
遙爲應援爲便 建文君曰然於是酌定左右不
離者程濟等三人往來道路者馮灌等六人家給
而足備旦夕者平與王良等七人是年八月 建
文君同程濟楊應能葉希賢三人入雲南餘各星

散期以來年三月集於平家如期諸臣後先咸至
建文君不果以明年尚有天台之遊今暫休雲
南也後十八年庚子秋八月史彬往雲南道經其
家訪之已物故矣

刑部侍郎金焦

金焦貴池人累官刑部侍郎 建文君出亡焦從
馬甲申八月 建文君率史彬程濟楊應能葉希
賢等四人爲兩浙之遊焦與馮淮宋和皆來會於
石梁間後未詳所終

刑部郎中梁田玉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建文時官刑部郎中上既
出亡田玉曾與從者二十二人之列後莫攷其終
或曰靖難兵入田玉同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遁去

刑部司務馮灌

馮灌黃巖人建文中官刑部司務 帝出亡灌與程濟等二十一人偕從焉時諸臣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其一爲灌嘗自稱塞馬先生又稱馮翁又稱馬公又稱馬二子 建文君入雲南預期以癸未三月集諸臣於襄陽廖平家及期灌自雲南來告以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與史彬牛景先暨平相對大慟而歸甲申八月 建文君果爲兩浙

之遊淮與金焦宋和俱來會於石梁間既別去莫
詳所終

監察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舉賢良方正爲監察御史侃
侃自負建文中累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
失律當誅四年六月十三日金川失守 帝長吁
東西走欲自殺俄得

高皇帝遺篋發之獲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賢
一名應能已而 帝與楊應能各祝髮佩其二希
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 帝出亡從
者二十二人薄暮咸會於神樂觀時酌定左右不

離者三人程濟楊應能暨希賢也明日從之適吳江史彬家八月從之入雲南住永嘉寺甲申八月復從之來吳江留三日而去遊天台雁宕諸勝未幾復返雲南是時

朝廷密偵 建文君甚嚴故深自晦匿踪跡莫定始憩息永嘉寺既移居大竹善慶里旋徙白龍山深處最後又結菴浪穹所轄之近地菴故希賢與應能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矣就菴東埋之或曰希賢卽所稱雪菴和尚云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定海人刑部郎中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壬午之難 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
人良玉在焉時諸臣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
家良玉居其一未幾物故明年癸未三月諸臣期
會 建文君於襄陽已不及與矣或曰靖難兵入
良玉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
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

中書舍人梁中節

梁中節浙江定海人少好讀老子道德經建文中
官中書舍人 帝出亡中節與同邑梁田玉梁良
玉皆從焉後未詳所終或曰靖難後與郭良棄官
同走爲道士去

中書舍人宋和

宋和臨川人官中書舍人建文君既出亡憩神樂觀和與廖平等二十一人俱從時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和與焉嘗自稱雲門僧又稱稽山主人又稱槎主後未詳所終或曰靖難後偕郭節變姓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中書舍人郭節

郭節連州人官中書舍人 建文君出亡節從之
時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節與焉又更
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節亦與焉嘗自稱雪
菴時稱雪和尚丁亥三月史彬同何洲往雲南謁
建文君過連州訪節遂與偕後十四年庚子秋
八月史彬重往雲南復至其家已物故矣

欽天監監正王之臣

王之臣襄陽人建文中爲欽天監監正金川失守
同廖平金焦等從 上亡馬時酌舉六人往來道
路給運衣食之臣其一也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
計遂自號老補鍋庚子秋八月史彬往雲南謁
建文君過襄陽訪其家已物故矣

四川叅政蔡運

蔡運江西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叅政 建文君出亡運從之後卒於家庚子秋史彬往雲南過南康問焉時已故矣或曰運爲洪武中叅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浙江按察使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抵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之難良會以事至京及上出亡遂從焉時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良與廖平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是也甲辰冬建文君率程濟過吳江尋遊天台戒史彬勿從語以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王良家訪之後未詳所終

按致身錄所載王良邑里官銜並與吾學編華
除遺事諸書同而所云隨亡則與私第焚印絕
異豈諸書猶屬傳聞之誤耶其云良聞靖難師
克慟哭誓以必死會 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
斬以狗爲衆劫去乃集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
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
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
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歛戲如廁置子池
傍投池死良殮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
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
曰托諸汴商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 詔
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有見其出沒者
則又灼乎可信如此余不欲沒其事也今仍致
身錄所載而并附此傳之

吳府教授楊應能

楊應能杞縣人建文中官吳王府教授金川門失
守 上發

高皇帝遺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能適應能在側遂
願祝髮隨亡嗣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其一
也巳卽從之適吳江未幾從之入雲南巳復來吳
江歲丁亥史彬往雲南謁 建文君於白龍山深
處叩扉而出者爲應能後庚子史彬重遊雲南而
應能旣巳坳矣是時 建文君駐錫於浪穹之深

林卽應能與葉希賢所募建爲菴者也甫落成而
兩人遽歿蒼之東埋之

所鎮撫牛景先

牛景先沅人建文中任所鎮撫 上出亡至鬼門
景先從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後酌
舉道路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景先與焉嘗自稱
東湖樵又稱東湖主人明年癸未史彬往襄陽抵
廖平家諸臣未至而景先已先在矣以 建文君
有前約故也後未詳所終或曰景先官御史金川
不守易服宵遁過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
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某寺云

所鎮撫王資

王資杞縣人建文時爲所鎮撫壬午六月從帝
出亡者二十二人資與焉尋酌舉家給而扈備旦
夕者七家資亦與焉後未詳所終

按遜國臣記云王資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
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

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

復走鳳陽從

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此

致身錄

所載隨亡事甚異矣豈有兩王資耶抑資走鳳

陽仍復歸 朝廷因而隨亡耶

所鎮撫劉伸

劉伸杞縣人建文時任所鎮撫 上出亡會諸從者於神樂觀伸在焉後未詳所終

太監何洲

何洲海州人建文中太監也壬午六月從帝亡者二十二人洲與焉歲丁亥三月洲同史彬往雲南謁建文君兩人咸道士飾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終不得所在一日逢程濟於一寺舍傍乃知己結菴白龍山深處矣旣見各獻方物相遇驩甚從遊山中自近而遠日率爲常竟延至明春三月而歸後未詳所終或曰何洲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策

人客死異域卒莫識其姓名

遜國忠紀卷之十八

附閩閩

方孝孺妻鄭氏

鄭氏文學博士方孝孺妻也孝孺既戮 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縊死其族鄭原吉等皆被誅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人客死異域卒莫識其姓名

遜國忠紀卷之十八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附閨闈

方孝孺妻鄭氏

鄭氏文學博士方孝孺妻也孝孺既戮 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縊死其族鄭原吉等皆被誅

王叔英妻女

修撰王叔英妻亡其姓叔英殉節後
其妻繫獄旋死二女俱赴井死不屈

詔治奸黨

黃觀妻翁氏

附二女

翁氏池口人侍中黃觀妻也靖難師入索傳國寶
不得或言觀取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
并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佯使象奴出市酒肴
遂乘間携二女家屬十人投通濟門橋下死焉有
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 朝命不報初觀
至安慶得金川門報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
節必不辱卽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逃來
言狀果如其言傳聞翁及二女順流至賽工橋相

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蓋奇事云天
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
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也聞者傷之

先年通濟橋一石相傳有大士影衆相戒勿踐
不知者以爲誠大士也昇送通濟菴菴僧因鐫
其額曰觀世音而瞻禮之夫人一日見夢於僧
曰我故侍中黃觀妻翁氏也當時過此嘔血成
影每陰雨則見之若爲大士而朝夕奉我實不
安幸爲我去數字未幾菴僧尋逝菴亦廢而其

事不彰不知者猶以爲誠大士也復昇送高座
寺傳心樓下塵蒙數載乃爲少宗伯錢公移置
清溪忠烈祠祠故所以祀黃公暨夫人并二女
者築臺高三尺石樹其上夫人靈爽尚安於斯
乎不欲沒其事之奇也爲附以傳

齊泰女

兵部尚書齊泰女不知其名

文皇卽位泰不屈死一女發教坊司守節不污後卒
出嫁云

鐵鉉二女

兵部尚書鐵鉉有二女俱失名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
令一顧竟不可得遂磔死家屬發教坊司二女終
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

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世傳二
詩或云非出女手

張安國妻賈氏

賈氏工部郎張安國妻也靖難兵迫京師國謂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柰何賈氏曰盍隱諸國曰然乃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京師陷帝自焚竟相與鑿其舟以沉

胡閨女郡奴

郡奴大理寺卿胡閨女也閨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汗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嫠王安人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

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閨祠

曾鳳韶妻李氏

李氏監察御史曾鳳韶妻也靖難兵入金川門召鳳韶爲吏部侍郎鳳韶刺血書憤詞於襟上自殺李氏遂經死

龔泰妻

給事中龔泰妻失其姓泰爲兵校執至金川門
文皇釋之乃自投城以死其妻茹苦歷艱卒負骸骨
歸葬云

戴德孺嫂項氏

左拾遺戴德孺死難時兄弟俱從京師嫂項氏家
居閩靖難師濟江策德孺必仗節死禍且赤族令
戴氏盡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之山間焚家乘毀
廟主而獨以身留 朝廷命收者至一無所得械
項氏詰之焚炙遍體乳爛膚焦竟不言收者爲之
動容遂置之故戴氏之譜無存而血胤竟全

王良妻

按察使王良妻亡其姓

文皇卽位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劫去
良乃集諸司印比九携歸私第嗟嘆久之妻問故
良曰我分宜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
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旣
抱其子欷歔如廁自投於池以死良久往覓之子
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頃之屍浮起良殯殮畢遂舉
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

鄭恕二女

鄭恕蕭縣知縣靖難師至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皆死之仙居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焉

王省女

教諭王省建文時死節明倫堂者也女適同邑周岐鳳岐鳳初主卽墨簿其女從之官聞靖難兵至濟陽遂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得其遺骸歸葬之

儲福妻范氏

范氏衛卒儲福妻也福旣死建文之難妻奠之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旣而諭其事曰此節孝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范營葬爲廬于墓傍亦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卽其廬草爲崇孝菴